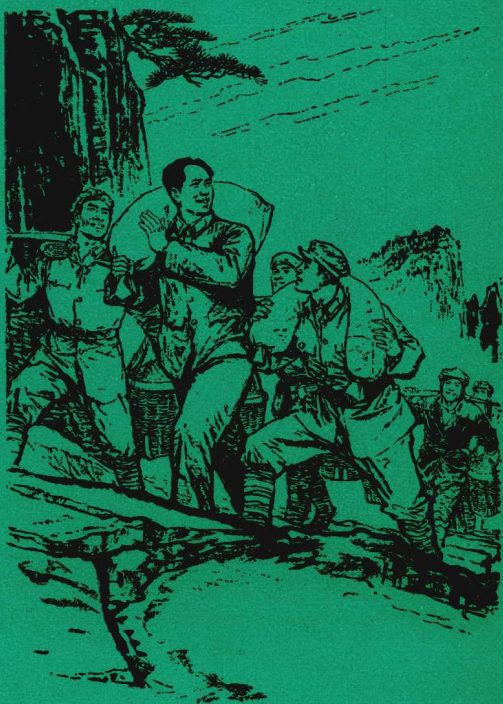




革命故事会

1987

无限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毛主席安源播火种

..... 萍乡市文化站创作组编

井下播火..... 沈衍华执笔 (1)

煤山烈焰..... 肖麦青执笔 (13)

新的征途..... 贾子牛执笔 (22)

当红军去..... 黄连和执笔 (31)

井冈山人民想念毛主席..... 井冈山文化馆搜集 (39)

北斗灿灿指航程..... 贺 军整理 (39)

毛委员教匪掌政权..... 尹忠厚整理 (42)

土地还家乐无穷..... 吴秋根整理 (44)

毛委员和匪同运粮..... 尹种信整理 (47)

华主席和人民心连心

拔桩..... 彭湘英执笔 (50)

英雄关..... 杨 琦执笔 (55)

• 秋收起义的故事 •

高山星火……………严伟初 (62)

•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故事 •

读书迷……………周天慧 (73)

• 南通县平潮区创作故事选刊 •

“外快”的风波……………陈勇飞 (84)

龙腾虎跃……………季 晔 (97)

• 新 传 说 •

警察与小偷(根据同名相声改编)

……………黑龙江省龙江剧团曲艺队 (104)

• 评 论 •

“引人入迷”

——读陕西省高陵县的革命故事和新传说有感 ……蒋成瑞 (106)

封面图：徐有武

革 命 故 事 会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7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5 字数 7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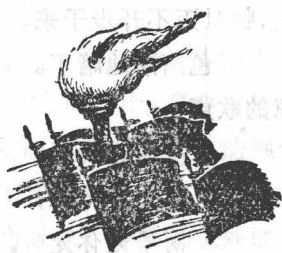
(8)

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第1次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定价：0.20元



井下播火

萍乡市文化站创作组编

沈衍华执笔

一九二一年九月，正是农历八月间。八月的山区气候，已经使人觉得有些凉意了。

一天黄昏，安源车站附近的大路上，走着一个赤膊穿短裤的中年汉子。这个人，瘦骨嶙峋，面色蜡黄，扎着条破头巾，打双赤脚。他，就是安源煤矿的挖煤工马二牛。

这一天，马二牛从井下出了班，到工头那里领了几张矿票，便匆匆忙忙地往家里走。他一边走，一边望着手里紧紧捏着的几张矿票打起了肚皮官司，唉！出生入死地干了一个月，谁知到手的又是这样几张纸票子。尽管票子上面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一块钱矿票抵一块光洋，可一拿到店铺里买东西，这一块钱矿票只抵得光洋七角、八角，最多也只抵得九角。几张纸票子去买米，一家大小就是喝粥也熬不到下个月……马二牛想到这里，两只脚就好象是走在沙子堆

上，顿时迈不开步子来。

天色渐渐地暗了。突然，从牛形岭上的破庙里传来了凄凉歌声：

少年进炭棚哟，
老来背竹筒；
病了赶你走啊，
死了不如狗！……

这歌声直往马二牛耳朵里灌。马二牛一想起唱这首歌的那些讨饭人，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天哪，那些背着竹筒子披着烂麻袋讨饭的人，本来都是些象我马二牛一样的矿工啊！他们当牛做马，流血卖命，如今年老了，体弱了，病倒了，伤残了，就被矿局的老板们一脚踢了出来。他们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白日里沿街乞讨，一到夜晚，就只好偎缩在牛形岭上那所破土地庙里安身。每天，他们中间都有一两个人在这所破庙里默默地死去，被同伴拖到山坡下的乱葬岗，刨个坑，扔进去，盖一层黄土就算完了。天长日久，这四句歌谣就成了那些矿工们含恨而死的沉痛挽歌！马二牛听到这歌声，只觉得眼前发黑，心“扑通扑通”直往上窜，但他还是鼓起劲来，加快了脚步。

马二牛向前走了百来步，已经精疲力尽了，一阵晚风吹过，不由打了个寒噤，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定了定神，解下破头巾，往肩膀上一披。又走了两步，“呼——”又是一阵风吹来，把他那搭在肩上的破头巾掀起来卷走了。被风刮起来的灰沙扑进了马二牛的眼里，他赶紧把身子一侧，蹲在路边，两只手不停地揉着眼睛。就在这个时候，马二牛只觉得有一只温暖的大手把块布样的东西搭在他的肩头上，他揉掉眼

睛里的灰沙抬头一看，不禁楞住了。

原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英俊、沉着的年青先生。看样子，年纪不过二十六、七岁，身材魁伟，结实健壮，身穿一件半新旧的蓝布长衫，里面衬着白的布短褂，露出一道雪白的领子边，看上去更显得英武俊秀，跟一般的读书人大不相同。他手里拿着把湖南雨伞，肩头背着个小布包袱，好象是从外地来的。这先生见马二牛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发楞，便指了指马二牛的胸前，微微地笑着。一刹那间，马二牛明白了，原来这位先生是帮他将被风吹走的头巾拾起来重新搭在他肩上的啊！可他哪里知道，眼前站着的这位先生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所以他只是握住胸前搭着的头巾，憨厚地望着这位先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毛主席开口了：工友，请问你，这安源的八方井在什么地方？马二牛用手一指，说：“八方井就在总平巷附近不远，从这里穿过铁路，绕过那片棚子，插过一条小街，上坡往左走，见巷子转个弯，再往左走，再上坡……”毛主席听他这么一说，眉头微微一皱。马二牛见那位先生还是不明白，便问道：“先生到八方井找谁？”“找一家远房亲戚。他住在八方井四十四号。”马二牛说：“是毛紫云师爷家里？”毛主席回答说：是的，毛紫云跟我是本家。“哦。这么说，毛先生，你是从湘潭银田寺来的？”毛主席笑了笑：不，我从长沙来。马二牛默默神，说：“毛先生，这样吧，我给你带路。”毛主席紧紧地握着马二牛的手，感谢地摇晃着说：那就太谢谢你了！马二牛只觉得一股暖流从毛主席的手上传过来，直通他的心窝。他正要领着毛主席往前走，谁知毛主席反倒要他停一停。只见毛主席放下手中雨伞，解下肩头包袱，从里面取出一件深蓝色的短褂子，亲手

给马二牛披在身上。毛主席说：天晚起风了，打赤膊要着凉的，你先穿着这件衣裳吧。马二牛一下子发了懵：“这，这怎么行？我这一穿，会把你的衣裳弄脏啊！”毛主席系好包袱，微笑着对马二牛说：不要紧，你快穿上吧。这时，又是一阵秋风刮来，吹得树叶子哗啦啦响。毛主席见马二牛还在迟疑，便替他掀起袖筒。马二牛终于鼓起勇气，把手一伸，穿上了这件厚厚的家织布衣服。顿时，他只觉得浑身上下热呼呼的，就好像是在春天的太阳底下一样暖和。他将破头巾仍旧扎在头上，便朝八方井走去。

一路上，毛主席和马二牛亲切地交谈着。说话间，就到了一条小街的街头。这时候，整个矿山已是万家灯火了。马二牛正要领着毛主席走出街口，却被毛主席拉着进了一家小饭铺。饭铺的老板娘迎了上来。毛主席向她做了个两个人的手势，说了声“便饭”，老板娘就连忙转身进厨房去了。毛主席拉着马二牛在饭桌边坐下，一会儿，老板娘就端来了两碗豆腐，一碗蛋汤，一碟子豆豉辣椒。她摆好碗筷，正要盛饭，毛主席说了声“自己来”，便起身走到了饭甑边，他先满满地给马二牛盛了一碗，然后再盛自己这碗。——这一餐饭哪，马二牛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吃下去的。当他跟着毛主席走出小饭铺时，几乎忘记了他是给毛主席带路的，反而是毛主席领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

到了八方井四十四号毛紫云家里，马二牛就要脱下衣裳打转身。毛主席一把按住他的肩膀，亲切地说：你穿着回去吧，明天顺便给我送来就行了。搭帮你呀，要不然，找这个“八方井”，还够我团团转呢。你家住在牛角坡，等我把地方走熟了，过几天再到你屋里去走人家。马二牛出门的时候，毛主席

又再三嘱咐他，天黑了，路上要留心；快点回去，免得家里人等候。马二牛听了这一番体贴入微的话语，眼睛里滚出了两颗感激的泪珠。他点着头告别了毛主席，兴冲冲地回家去了。

这一夜，马二牛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半夜里，他索性坐起来，披着毛主席的那件衣裳，望着窗外的明月出神。毛主席在路上跟他说的这些话，句句都温暖着他的心哪！在安源，马二牛见过不少穿长衫的先生，他们遇见“炭古佬”，不是捂着鼻子就是斜着眼睛，有谁象毛先生这样把穷工人看成是自己的兄弟一样呢？别看毛先生年纪才二十多岁，可他却象长辈一样关心着劳工的饥寒啊！真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哪！马二牛想着想着，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他似乎觉得那皓洁的圆月变成了一轮火红的太阳，在红太阳的中间出现了毛主席的笑脸。

第二天进班的时候，马二牛把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送到毛紫云家里，碰巧毛主席不在，他只好请毛紫云的婆娘转交给毛主席，就进班去了。

从总平巷进入矿井，里面的巷道错综复杂。当时的矿井底下，设备非常简陋，除了大巷子里有电车运煤之外，全是人工劳动。工人们一岩尖^①一岩尖地把煤挖下来，一拖箕一拖箕地把煤拖出工作面。劳动强度非常之大，而工作条件又非常之差，通风设备不良，空气非常闷热，经常有人晕倒、窒息，甚至死亡。矿老板只顾出煤赚钱，从不考虑工人的死活。矿井底下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等生产事故经常发生，工人的生命毫无保障。这真是：“清早有人进班去，不知晚上出不出”。这黑洞洞的矿井简直是人间地狱！

^① 岩尖：井下挖煤用的丁字镐。

马二牛穿过“水濂洞”，爬过“火焰山”，直累得张口大喘气。当他呼哧呼哧钻进垱头^①的时候，垱头上正围着七、八个人，好象在议论什么。马二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紧把头往人缝里一钻，定睛一看，呀，原来是毛先生到垱头来了。毛主席换了一件蓝色短褂，穿条青布裤子，脚上沾满煤泥，又黑又湿，已经看不出是穿双什么鞋子了。他坐在煤堆边的一根坑木上，周围那几盏一闪一闪的油灯照着他，看上去好象脸上放着光芒。马二牛兴奋地叫了一声：“毛先生！”毛主席转头一看，见是马二牛，连忙热情地招呼着：哦，是马二牛啊！你也在这垱头做工？马二牛应了一声：“哎。”毛主席身子往旁边挪了挪，让出一段坑木，说：来坐吧，歇口气。说着，伸出大手把马二牛拉到身边坐下。

接着，毛主席又对工友们介绍：马二牛是我到安源来认识的第一个工友。我是湘潭韶山人，他是湘潭马家湾人，说起来我们还是同乡呐！马二牛没想到毛主席竟会跟他这个穷“炭古佬”攀起乡亲来，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只是憨厚地笑着。毛主席抚着马二牛皮包骨的脊背，问大家：你们为什么都不穿衣服？一个操湖北口音的工友回答说：“不是不穿衣服，穿着衣服下井，工头们看见了要打人的。”马二牛接着说：“他们说，穿着衣服不象做事的样子，是偷懒。”毛主席眉头一皱，气愤地说：真是蛮不讲理！随后，毛主席又问大家，你们一天做几个钟头工？一个工人说：“两班制，一班做十二个钟头。”毛主席又问：有星期天没有？另一个工人回答：“唉！有什么星期天，做一天算一天，一天不做冒^②得钱嘞！”毛主席问：多少钱一

① 垱头：井下巷道掘进工作面。

② 冒：没。

天？那湖北工友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八个铜毫子，还是发的纸票子，算起来还要贴一个毫子的水！”毛主席又问他们生活怎么样？那湖北工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您家莫提起哟！人说世上黄连苦，我们挖煤的比黄连还要苦得多呵！吃，吃不饱；穿，穿不暖。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呀！”他说到这里，触动了伤心事，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一个劲儿地往下掉。

原来，这位工友是湖北一个乡下的农民，家乡遭了水灾，他抛妻别母，出外打短工。在汉口听说江西萍乡的安源好赚钱，便千辛万苦地寻了来，求爷爷拜奶奶地托人帮忙，在矿上找事做，好不容易才下井当了个窿工^①。实指望攒点钱回去养家糊口，那知来了两三年，想回去看看老娘的盘缠钱都攒不满哪！毛主席听他这么一说，同情地摇了摇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沉默了一会儿，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确实很苦啊！真是世间少有，要站起来想个办法才好。好几个工人听了都说：“哪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毛主席朝大家环视了一眼，说：办法是有的。大家一听，急着问道：“什么办法？”毛主席笑了笑：要想办法只有靠你们自己，老话一句，天无绝人之路嘛！总是有条路可走的。我这样讲，你们也许会说我这个读书人是“嘴把式”，其实不然，事情就是这样，哪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呢！马二牛听毛主席这样一讲，连忙说：“毛先生，您给我们指条路吧！”毛主席看了大家一眼，说：路靠你们自己去闯，办法靠你们大家来想。我打个比方：路上有颗小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一脚就踢开了。如果是块大石头呢？马二牛回答说：“那就要费蛮大的劲才能搬得动。”毛主席点点头，对马二牛说：你马二牛就

^① 窿工：在井下采煤的工人。

好比是一颗小石子，老板、工头爱把你怎么踢就怎么踢；要是你们大家结紧成一块大石头的话，我看，老板、工头要是用脚踢，非得把他们的脚趾头踢断不可！对不对？

工友们听毛主席把这个比方一打，都连连点着头笑了起来。马二牛眨了眨眼睛，继续问道：“毛先生，您的意思是要我们结成团？”毛主席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对！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就是这个意思。安源有一万七千多路矿工人，要是大家结成团，那就不止是一块大石头，而是一座使老板奈何不得的大石山了！马二牛和工友们听毛主席把这个道理一说，心里豁然开朗了，连声说对，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大家的情绪就好像是干透了的松柴，被毛主席点了一把火，顿时辟辟剥剥地燃烧起来了！这黑压压的垱头变得红火亮堂，气氛非常热烈。

毛主席要走了。他起身对大伙儿说：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这里就不久停了。工友们只要明白了团结的道理，办法也是会想得出来的。《三国志》上不是有个诸葛亮么？他足智多谋，算得上是一个能人吧，可是咧，老百姓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一万七千多工人，能够合成五千多个“诸葛亮”，还怕想不出好办法来么？嗯？一番话又说得大伙哈哈大笑起来。马二牛听说毛主席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心想：别的地方都跟这里一样，有的巷道比这里还要危险，便劝毛主席不要再进去了。毛主席坦然地笑笑说：你们成年累月在这里面挖煤、拖煤，我难道去看看都怕么？！说着，便向工友们一个个地打了招呼，又叮嘱大家注意安全，这才由一个工友领着离开了垱头，到另一处更为狭窄低矮的掌子面^①去了。

① 掌子面：井下采煤工作面。

毛主席走后，那位湖北工友感叹地说：“毛先生说诸葛亮是个能人，照我看，毛先生他自己才真是个大能人啊！”一位老年工友说：“别看这位毛先生年纪轻轻的，真了不起！听他说了这番道理，我心里真是醒了半天云呵！”一个青年工人拖住马二牛问道：“二牛，这位毛先生他叫什么名字？”马二牛仔细想了想，回答说：“听毛紫云家里人喊他‘润芝先生’，我想，大概这就是毛先生的名字。”“噢！毛润芝！真是我们穷人的贴心人啊！”“是啊！”马二牛激动地说：“毛润芝先生不光是我们穷人的贴心人，而且还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啊！”

一个星期过去了。毛主席走遍了安源路矿几十个段、处。每到—一个地方，都和工友们促膝谈心，问寒问暖，—边了解工人们的—情况，—边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临走的那—天，他还真的到马二牛家里“走人家”去了。

这天，八、九点钟的时候，牛角坡上，阳光灿烂，金桂飘香。马二牛家里可热闹了！毛主席的到来使这所破烂冷清的棚子充满了朝气。马二牛正好改换晚班，白天在家里。他见毛主席来了，喜出望外，忙得不亦乐乎，又是抹凳子请坐，又是捅炉灶烧水，还拖着他婆娘二牛嫂，在她耳边叽叽咕咕，要她到巷子口上做小生意的陈二婆婆那里去讨几片茶叶来，好泡碗茶给毛主席喝。二牛嫂听他这么一吩咐，脚打莲花，一阵风似地去了。当她讨了茶叶回来的时候，进门一看哪，只见屋子里挤满了人，左邻右舍都来了。听说长沙来的毛先生到马二牛家里来走人家，连住在“牛角尖”上的那位只晓得低头做事从不抬头看天的苦竹爹也来了。毛先生正在一边吸着苦竹爹的竹脑壳烟筒，一边指着苦竹爹手里握着的一把筷子，比比划划地

跟苦竹爹讲着什么。二牛嫂把手上小纸包着的茶叶朝马二牛手里一塞，便抱着儿子挤到了苦竹爹身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毛主席，竖起耳朵听着讲团结的道理呢。

谁知这时候苦竹爹摇了摇头，长叹一声：“唉！毛先生，我们穷人命苦哟！‘命里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哪！”毛主席眨了眨眼睛，对苦竹爹说：苦竹爹，您说穷人命苦，那皇帝的命总不苦吧？宣统皇帝在娘肚子里就是个皇帝胚子，他的命总算是洪福齐天吧？可是革命军一起来，就把他推翻了，皇帝的天下也就变成了民国。再说，袁世凯的命也不错吧？他做了总统还想当皇帝，可是护国军一起来，他这个洪宪皇帝一百天就翘了辫子。要没有民众起来，宣统会倒么？袁世凯会死么？苦竹爹，您说，这到底是靠命还是靠民众？

苦竹爹听了，楞了半天，木菩萨似的脸上只有眼皮子在不停地眨着，最后，终于信服地点了点头。毛主席接着说：什么命好命歹，都是信不得的。为什么叫那些推翻皇帝的人做“革命党”呢？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命，要革除那些有钱人的“好命”，也要革除我们穷人的“苦命”。孙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权，建立民国”，就是主张种田人自己有土地，国家大事民众来管嘛。一番话，说得苦竹爹连连点头。

二牛嫂在一旁忍不住了，插嘴问道：“毛先生，那我们为什么这样苦呢？”毛主席说：你们苦是因为有人压迫和剥削你们。打个比方，工人挖一天煤，除去应有的开销，还要赚一块钱的话，可是到工人手上只有八个铜毫子，多余的钱到哪里去了？都进了老板、工头们的腰包。他们不做事，坐在家里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还要打骂工友，把工人看做比牛马还不如！这些，就是压迫和剥削！马二牛边送茶边说：“对呀！毛先生说

得一点都不错！陈家老二送了个买来的女儿给矿长李镜澄做小婆子，就当工头，不到几年就发了财，买房子开店铺，还用大水缸装光洋！”二牛嫂也接着说：“总监工王三胡子讨了八个小子，听说还要讨九房哩！”马二牛还说：“李矿长的崽牵着耍的狗，戴的颈圈都是银子的！”经他夫妻俩这样一说，屋子里的人都七嘴八舌地谈起老板、工头“吃冤枉”^①的事情来。

马二牛怕把话题扯开了，连忙挥手叫大家静下来。他问道：“毛先生，你要我们结成团，怎么个结法呢？”毛主席启发地说：“如今各界不是都在搞‘联合会’吗？你们安源的工界也可以结一个团体嘛。工人群众一听，心里觉得更亮堂了。”

火车开车的时间快到了，毛主席起身告辞。他把竹脑壳烟筒还给苦竹爹，语重心长地说：苦竹爹，穷人的生辰八字不能捏在老板手里，命运还要靠我们自己掌握啊！苦竹爹见毛主席要走，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双手，老泪纵横，真是难舍难分啊！

毛主席走了，但他所讲的革命道理就象是光明的火种，深深地撒播在安源山下那些做马做牛的穷苦劳工心中！事后，安源工人才知道这位毛润芝先生原来就是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慷慨激昂、大声疾呼民众大联合，组织湖南学生一马当先、奋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毛泽东！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亲临安源点革命之火的一段小故事。在安源人民中间，一首家喻户晓的民歌真实地记录了毛主席当年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

^① 吃冤枉：不劳而获的意思。老板、工头用克扣饷钱等手段榨取工人的血汗钱。

直到一九二一年，
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芝，
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
解除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
劳动工界结团体。
工人听了是真情，
个个难舍又难分！

.....





煤山烈焰

萍乡市文化站创作组编

肖麦青执笔

故事讲的是一九二二年盛夏时节，安源煤矿热得象一座大蒸笼，矿上修理厂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炉前挥锤打铁，个个热得汗流浹背。

门旁火炉边的一根坑木上，坐着一个膀大腰粗的工人，他手里拿着一根竹脑壳烟筒，“巴答巴答”抽着闷烟。只见他眉头紧皱，脸色沉重。正在打铁的工友们见他那神情，似乎都知道为的什么事，这个扔铁钳，那个丢大锤，也都坐了下来。

这抽闷烟的人是谁呢？他就是安源煤矿有名的“猛子”，大名叫谢怀德，年纪三十多岁，长得浓眉大眼，膀阔腰圆。他从小跟着父亲学打铁。平时，路遇不平他要铲，事遇不平他要管，工友们服他爱他，工头们却怕他恨他，在工人中间很有威信。自从去年秋天湖南有个叫毛润芝先生的能人来到安源，猛子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新鲜的道理，才懂得只有把受苦受

难的工人们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才有出路。今年开春，中国共产党安源支部成立，猛子光荣入了党，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批党员。五月一日，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猛子更是没日没夜地为工人们的事情奔波。可是，这些日子，却有件大事把猛子给难住了。

到底是件什么事呢？讲起来是叫人闷气呀！

多年来，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的安源矿工，身上的血，让万恶的资本家吸干了，肉，被资本家吃光了，可是，资本家还要从骨瘦如柴的矿工身上榨出油来。他们建造着洋公馆、小别墅，却一连三、四个月不给工人发饷，工人拚命换来的血汗钱不得到手，苦日子可怎么过啊！这些天来，被活活饿死的人一个接一个，安源煤矿到处都是哭声。看着这情景，工人们纷纷要求俱乐部组织大伙同资本家斗！可资本家又对工人唯一的靠山——俱乐部下毒手，说什么“俱乐部是‘乱党’”，责令工人俱乐部自行停闭，不然，萍乡镇守使署就要派兵来武装封闭。猛子听了，直气得两眼喷火，头发直竖，气冲冲地找到俱乐部主任李立三，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想不到李立三却左一个要“考虑”，右一个要“慎重”，一连拖了两三天。前天晚上，突然又以“请示工作”为名，溜到他那湖南醴陵的老家“避难”去了。此时此刻，猛子是多么盼望一年前从湖南来的那位毛先生，再来安源，领着工人干啊！

就在猛子闷头抽烟的时候，从门外急急忙忙跑进一个人来，他二话没说，拉住猛子的手就拖着往外跑。猛子一看，是党支部的老刘同志。猛子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边跑边问：“你拖着我去干什么呀？有啥事不可以在这里讲吗？”老刘上气不接下气地笑着说：“你跟我来，等会儿就知道了！”